

风云人物传奇

丁天顺 著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西古籍出版社



作者简介：丁天顺，又名大川、方可，1940年出生于山西省临汾县。幼爱绘画，多年从事美术创作活动。70年代末调入山西青年杂志社工作，后调入山西省人大从事新闻工作，历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等职。90年代后调任山西省政协报纸副总编辑、文史委办公室主任。擅长版画，兼及美术评论和纪实文学创作，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

序

写在《风云人物传奇》即将出版的时候

赵政民

为人的著作写序，不失为一种赏心乐事。在阅读一部即将付梓的新著时，你往往可以认识一些未知的鲜活人物，还可以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从中获得一种先睹为快的感受。读丁天顺同志的《风云人物传奇》并为之作序时，我就有这样一种感受。

我与天顺同志相识于 70 年代末，至今已有 20 年的历史，可谓同事兼故旧。那时我在《山西青年》杂志社任编辑部主任，天顺是新调来的美术编辑。由于从事文字编辑的人手短缺，又听说这位新调来的美术编辑还有点文字方面的功底，于是，社领导就把他临时安排到我所负责的编辑部，当了一名文字编辑。

天顺同志是个雷厉风行，作风顽强的人。无论派给什么样的任务，他总能如期向你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他所撰写的《是谁把她逼上了绝路》一文，在《山西青年》杂志发表后，很快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好几百封读者来信。接着，他又连续发表了好多篇有影响的文章。这时，我才对这位临时借用的文字编辑刮目相看：他不仅是一位擅长绘画的美编，且对文字有着相当的修养。尤其在美术理论方面，更有着独到的见地和深刻的理解。每遇重大选题的采写任务，我常少不得委派他出马。有时请山西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字、题词或撰文，也少不得交由他联系办理。诸如时任

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等人的题字、题词、文章，都是由他出面联系办理的。渐渐地他成了我们杂志社一位颇有名气的骨干记者。

80年代末，天顺一度出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民代表报》副总编辑。90年代初，又调到山西省政协，同我一起从事山西文史资料的征编研究工作。

文史资料的研究领域是相当广阔的，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文化、教育、卫生和风俗民情，有着许许多多的重大历史事件需要记述，有着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需要描写。可惜以往人们多半拘泥于史料的记述，往往把曲折动人的历史事件和有血有肉的人物写得平铺直叙，呆呆板板，不善注入必要的文学手法，使呆板变为活泼，使枯燥变为生动，结果远离了读者，鲜有为广大读者所乐意接受的作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史资料工作的这种被动局面是需要加以改变，而且必须予以改变的。所幸，天顺同志一加入文史资料工作的队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他的《风云人物传奇》一书，可以说就是在实践中尝试的一个成果。

天顺是善于以文学笔法去捕捉、去描摹人物方面的题材的。70年代以迄80年代，他所撰写的许多热门人物，比如血统论和门第观念的受害者朱瑞英、失足而又浪子回头的卫小月、为刘少奇鸣冤喊屈而坐牢的武金林、日本战争孤儿陈德龙，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90年代他所撰写的一批艺术家，诸如美术教育家、国画家赵延绪，版画家、美术评论家力群，东方凡高式的国画家陈子庄、东方卢梭式的油画家卫天霖，以及画虎名家刘子邻，美术史家阎丽川，美术教育家、画家文山，美术家石兵，音乐家夏洪飞，作家孟伟哉，电影表演艺术家赵子岳等等，都在读者中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有些文章还为其他刊物所转载，产生了一般文史资料所无法替代的社会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天顺同志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海外，许多著名的海外学者和专家，又成为他描摹撰写的对象。比如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任之恭，著名华侨领袖、社会活动家雷德容，美籍华人、著名桥梁专家张馥葵，中美外交关系的拓荒牛荆磐石、世界“试管婴儿之父”、生殖生理专家张民觉，都一个个变成他笔下形象鲜活的人物。

进入文史资料工作的领域后，天顺又在新的天地里开始了艰苦的发掘工作。他以文学手法去写三朝元老刘少白，写“西安事变”中的神秘人物刘鼎，写老报人、法学家张友渔，写强渡大渡河勇士范昌标，写柯棣华与郭庆兰，写洪学智的女儿洪醒华在阳曲县的一段传奇故事。在写作过程中，天顺总是力图把史料的可靠性与文字的可读性、趣味性融为一体，给读者以轻松、愉悦的感受，这就大大提高了文史资料的社会效益，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从这个意义上讲，天顺同志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由于本书所收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较长，表现在写作技巧上的差异也是较为明显的。细心的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出，愈是到后来，作者的写作技巧便愈臻成熟和老到。正是为了反映作者的这一写作历程，在这次结集出版此书时，作者并没有对某些作品进行什么修饰和加工，而是尽可能地保留了原作的风貌。正如作者在出版后记中所云：是“丑媳妇不怕见公婆”的。而这一点，恰恰是作者所欲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奉献给他的读者的初衷。

我所以用这么长的文字介绍作者及其作品的内容，是因为如此勤奋、如此坦诚、如此热情的作者，是应该为读者更了解和更熟悉的。

我是乐意为此书作序的。这不仅因为我是一个长期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文史工作者，还因为本书所收录的作品基本上都属于文史资料的范畴，而且是生动活泼、精彩动人的，是对文史资料写

作模式的一种变革,一种突破。多年形成的文史资料沉闷、呆滞的写作格调,现在是该有所提升、有所变化了,天顺同志在这方面大胆进行了尝试,开了个好头,无疑是文史资料写作上的一次创新,应该加以肯定,大力提倡。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本集资料性、艺术性于一体的好书。展卷有益、先睹为快。深信热爱文史资料的读者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是为序。

1999年4月29日

目 录

正气篇

“三朝元老”传奇

——记刘少白老人革命的一生 (3)

新闻战线的斗士

——记张友渔的前半生 (26)

“西安事变”中的一个神秘人物

——记中共早期党员刘鼎的一段秘闻 (48)

民族民主革命的无畏战士

——记“东方娜拉”雷德容 (64)

此情绵绵无绝期

——记郭庆兰与柯棣华的爱情 (74)

勇士的轶闻

——记强渡大渡河的勇士范昌标 (85)

赤子篇

推动中美建交的“拓荒牛”

——记美籍华人、中美人民友好使者荆磐石 (95)

一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的中国心

- 记任之恭先生的故国情 (103)
在诺布灵奖章的授勋仪式上
- 记著名美籍华人桥梁专家张馥葵 (110)
魂归故里
- 记“试管婴儿之父”张民觉 (117)
新中国玻璃仪器工业的奠基人
- 记旅日华侨实业家王幸生 (126)
我爱您，中国
- 记日本战争孤儿陈得龙 (136)

艺苑篇

“东方卢梭”

- 记著名油画家、北京美术学院院长卫天霖 (149)
“中国凡高”
- 记国画家陈子庄的坎坷一生 (161)
赵延绪和他的三个高足
- 记赵延绪同力群、阎丽川、赵子岳的师生情 (166)
为“百兽之王”写照

- 记已故国画家刘子邻先生 (174)
丹青不知老将至

- 记原省政协委员、美术教育家文山 (180)
不息的追求
- 记人民艺术家石兵 (184)
在木版上歌唱的画家
- 记人民艺术家、政协山西省第四届常委力群 (189)

画到生时是熟时

- 记国画家裴玉林及其花鸟画艺术 (196)
恣意挥洒 天趣妙得
——作家孟伟哉的书画缘 (200)
命运交响曲
——记国画家樊平 (203)
烽火中走来的音乐家
——记政协山西省第二至第六届委员夏洪飞 (205)

奋进篇**一个差等生的成功之路**

- 记征服歌德巴赫猜想难题的数学家王元 (213)
万里求医记
——记马景昆教授与黑人万贝的友情 (220)
在地狱的入口处
——记科技工作者、棉花遗传工程难题攻克者张新润
..... (226)

敢于向权威挑战的人

- 记机械工程师、全国青联委员刘铭湘 (234)
在希望的田野上
——记“蓄水覆盖丰产沟”的发明人杨廷信 (244)

夕阳无限好

- 记老共产党员、全国特级校外辅导员张挺 (255)
并非傻子的“老傻”
——记政协山西省第八届委员、农民企业家沙万里 (262)

一位县政协主席和他的孩子们

——记文水县原政协主席王生玉一家 (269)

东风,是这样“祭”来的

——记阳泉微型电机厂厂长、优秀青年企业家张海生

..... (277)

崛起在绝望的废墟上

——记平定县优秀乡镇企业家赵义忠

..... (286)

蔺氏澄泥砚诞生记

——记澄泥砚传统生产工艺的发明人蔺永茂、蔺涛 ... (295)

社会篇

播火者

——记早期中共北方局首要韩麟符 (305)

少奇同志之死

——记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一段日子 (320)

史迪威与汾军公路 (328)

铁窗赤子

——记为刘少奇同志鸣冤坐牢的武金林 (333)

裴柏村飞来的洋新娘 (340)

斩不断的怀念

——回忆爸爸刘少奇对我的教育 (345)

“小霸王”正传

——记失足青年卫小月浪子回头的故事 (351)

悲欢离合总是情

——记洪学智的女儿在阳曲县的一段传奇故事………	(361)
悠悠女儿心	
——记原政协山西省副主席张隽轩和他的三个女儿	
.....	(371)
是谁把她逼上了绝路?	
——记血统论观念的受害者朱瑞英………	(383)
后记	(394)

正 气 篇

“三朝元老”传奇

——记刘少白老人革命的一生

编者按：刘少白先生是位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由一位前清贡生而成为民国议员，又由民国议员而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一生。他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光照千秋。

侠骨义胆

兴县西北部的黑峪口，是一个古老而繁华的小渡口。

这个繁华的古渡口，西濒黄河，深藏于一个宽70米，长420米的峪口之中。其间有小街一条，青石铺面、光可鉴人。小街两旁，蜂房似的排列着数百家店铺。沿街东进，你可以登上林木葱茏的青龙山；搭船西渡，您可以到达陕西省神木县的盘塘镇；加之，此地有一条车道直达兴县城。所以，这小小古渡口也就变成秦晋两省的商品集散地。每逢双日，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正月庙会，来自各地的商客常云集于此，或贩卖骡马，或经销粮棉，或出售各种山货与药材。熙来攘往的人流，叫卖叫买的喧闹，使这个古渡口显出勃勃生机。

兴县这地方多山，一般人缺少的是金钱，而拥有的是石头。因此，从县城到乡下，一般的民宅十之八九都是用石条建造的大窑洞。然而，在这个偏远的古渡口，在那鳞次栉比的窑洞群中，有

几座青砖灰瓦的大宅院却拔地而起，赫然入目。尤其是屋脊上的兽吻，门庭前的石狮，和厅堂内考究的陈设，更令南来北往的商客称羡不已。这宅院，即是本文将要向您讲述的传奇人物刘少白先生的旧宅。

刘少白，原名象庚，在兴县可称得上是位名士。20岁那年（1903年），在前清的最后一科科举考试中，他考取了一个贡生。辛亥革命后，他又被推举为山西省临时议会的议员；了解他家底的人都说，在刘少白曾祖那一代，刘家有地百顷，陈粮千石，石窑十多孔，是遐迩有名的富户。至刘少白的父亲刘守謨这一代，其父又大兴土木，广事铺排，建造了上面提到的那座大宅院，使刘氏家族的家声益发地名噪一时。但实际上，经其父这一番折腾，祖上的那点积累，也就耗去大半，开始走上式微之路。

从侠义方面讲，刘少白可谓承继了其家父的遗风。他侠骨义胆，不畏权势；仗义疏财，从无吝啬；性情豁达，不拘礼法。他的爱女亚雄，在他考取贡生的前一年即已出生，按当时风俗，女孩子5岁时即应缠足，否则就有嫁不出去的危险。但刘少白却全然不在乎这些，一任她那双天足疯长，说什么也不愿委屈自己的爱女。有家父的支持，加上高祖母的偏爱，小亚雄当然就益发地任性起来。她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身着一袭长袍马褂，索性装扮成一副男孩子的模样，同山野的一帮男孩子厮混在一起，或上青龙山捕鸟，或下黄河湾捉鱼，整天价疯得不沾家门。妈妈为女儿愁得直掉眼泪，她抱怨丈夫说：“你就娇惯你那个掌上明珠吧！再这样下去，我们家不扎‘老女子坟’才怪哩！”刘少白仰天大笑，调侃妻子说：“难道要女儿像你那样地裹个‘三寸金莲’就好了？看吧，等我女儿长大后，只怕他们想娶还娶不到手哩！”说着，他又放声地大笑起来。

刘少白对其女儿的娇纵，实际上是他主张男女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对摧残人性的封建礼教的嘲弄与蔑视。

在他家宅院的门楣上，他索性请人把那几个带有封建意味的题字全部凿去，而代之以“自由、平等、博爱”的英文字样，以明示他对这一理想的推崇与向往。这一思想，也常常体现在他对那些穷苦佃农的态度上。

按常理讲，普天之下的地主，哪个不以剥削压榨佃农为能事？刘少白却不然。他不仅十分同情那些穷苦的佃农，而且尽其可能去帮助他们。

有一年天旱，粮食歉收。一户姓孙的佃农找上门来，向刘少白痛陈交不起租粮的苦情，并声称，他一家数口，连锅也揭不开了。刘少白没等他说完，便一挥手说，“天旱歉收，这是谁都能看得见的实情，租粮的事，你就不必再提了。”说完，还请家人为之开仓取粮，装了满满一口袋，以解他燃眉之急。这佃农感激涕零，逢人便说：“刘先生真是天下第一等好人，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名士而兼侠义之风的刘少白，受到乡民们的衷心爱戴，但也遭到许多封建遗老遗少的诋毁与非议。加之他又不愿意讨好那些资产阶级新贵，在新一轮民国议会选举中，他的落选自属情理中事。许多同好都为他惋惜，少白却淡然一笑说，“像他们那样的议长，给我我还不干哩！”这之后，他拂袖而去，重又回到他那个小小的古渡口，以教书为生，当起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

1925年的暑期，兴县的一百多名教师，都集中在县城受训。结业那天，县太爷特地为这些教师请来一个戏班，在西北戏台演出，以示关怀。山里人的文化活动少，听说县城演戏，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赶来观看。小小戏场内，万头攒动，人山人海，挤得连插足的地方都没了。拥挤中，一个姓马的小学教师，不小心踩了一个军人的脚。那军人怒目圆睁，二话不说，当面就给了那位马姓教师一拳，直打得那位马老师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惨叫连连。在场的人看了，一个个都呆若木鸡，敢怒而不敢言。就在这时，从

人群里闪出一个中年男子，面戴一副眼镜，身着一袭长袍，手持一柄折扇，一伸手便揪住那个打人凶手的领口，厉声喝道：“你凭什么打人？走，到县衙说理去！”那军人自恃是阎锡山派来的征兵大员，初时还满不在乎，继而一想，这侠骨义胆的汉子莫非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议员刘少白？一想到这里，他立刻软了，像是经霜的茄子，耷拉下脑袋。众人一看有刘先生做主，胆气儿自然壮了，遂一声呐喊，蜂拥而上，将那位大员扭送到县衙。县太爷一看，为难了：一方是阎督军派来的大员不敢惹；一方是刚直不阿的名士惹不得。但刘少白岂容这位县太爷“和稀泥”。他据理力争，唇枪舌剑，直说得那位县太爷无言以对。加之众怒难犯，县太爷不得不“秉公”执法，在处以罚款的同时，又将那位征兵大员关押了十多天……

万险不辞

时光的车轮，转眼驶进了1927年。4月，一度晴朗的神州大地突然为阴云所笼罩。曾一度合作北伐的国共两党，此刻因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一批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江河为之哭泣，山岳为之垂泪。刘少白再度陷入迷惘和痛苦的深渊。

此刻的刘少白，已应聘执教于山西省工业专门学校。虽然他并没有与共产党人有过组织上的接触，但通过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他还是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有所了解，并热烈赞同的。他从女儿亚雄在北京女师大的来信中，也隐约猜测到，亚雄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只是心照不宣，他也不便写信打问。他一向遵奉的做人准则是“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可严酷的现实，又岂能容他置身事外？女儿亚雄的安全，他是不必过虑的，因为远在10个月之前，她已经前往莫斯科，进入了中山大学。可眼前的与他过从甚密的中共友好人士呢，他们会不会也面临着杀身之祸？听着窗外一声声警车的鸣叫，他的心一阵阵发紧，生怕他们会有